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八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施華

河南通志卷八十

辨疑

紀志之任葢難言哉或一地而迭見其名或一人而互易其地或此事而雜入彼事之中或一人而牽合兩人之事秦漢以還譌謬紛如魯魚亥豕罔識異同承贗襲訛徒滋淆亂覽者将安所取衷哉太史公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葢言慎也君子生千百年後書

缺有間見聞淵絶恒存而不論以示闕疑若其散在史傳而後人妄生附會致失其真則烏可以無辨哉至中州自依古以來奇文軼事往往散見于他説可以發耳目之新而資考覽之助者亦不可以無志也

志辨疑附拾遺

許由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誇大者為之按賜叔愛曰扑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曾深攷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胤杜

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許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純欲莪之耶楊誠齋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見譏於人宜矣

啟母化石 嵩山之陽舊有啟母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啟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啟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鑿轘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悞中鼓塗山來見禹乃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啟蓋此石是何其誕也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為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其勤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彼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為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耶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慙禹之化熊而不自慙於化石耶

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爲啟母此墓何爲者耶

亳城

舊志亳城在歸德府東南四十里爲契父帝嚳所居蓋相傳者之誤立政曰商有三亳解者曰一在洛州偃師縣西十里帝嚳都此是曰西亳一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都此是曰南亳其地與葛伯爲鄰今寧陵之葛鄉即其國也一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湯受命之處是曰北亳今據鄭康成孔安國及括地志俱稱湯自商丘而遷蓋自南亳而徙西亳書所謂從先王居是已至於盤庚渡河南遷則又帝嚳之故都也故曰商之三都亳俱當以偃師爲是

空桑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獻之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東走毋明日視臼出

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竊謂邑人既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為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於無人之境其事誰復得而傳之怪誕不經所宜刊削

伊尹負鼎 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阿衡云爾而說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

微子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或謂既面縛何以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且抱器入周亦必無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適國斯仁矣

首陽山 首陽山按一統志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商伯夷叔齊

隱此又按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有首陽山莊子又稱夷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為苟存與其仕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其詩曰登彼西山西山即岐陽之西首陽山也曹大家注幽通賦又云在隴西及考山西通志首陽山在蒲州南四十五里一名雷首又名方山夷齊隱居之地墓祠俱存又和順縣南四十里亦有山名首陽史記伯夷傳馬融注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唐風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孔安國曰首陽在蒲坂南也禹貢雷首注曰在河東郡予按首陽傳記所見凡六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今觀唐風禹貢山西志俱與史合仍以蒲坂為是

甫侯呂侯

詩大雅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氏曰甫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孔安國亦曰呂侯即甫侯故詩及

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吕三山林氏曰吕與甫猶曰荆與楚商與殷也或又曰甫侯是宣王時人作吕刑者之子孫也以余觀之宣王穆王相去甚遠甫侯吕侯當自為二姓而四家之說頗涉牽合亦不敢據而信也

鄭詩　先儒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為淫奔左傳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類序以為思賢木瓜以為報功采葛以為懼讒青青子衿以為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為不可也

匡城　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謂孔子畏於匡即此按括地志匡城本漢長垣縣在滑州城西南十里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鄉當時孔子居衛懼譖而出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也而止之已而去過蒲居月餘而返衛蓋匡之有蒲史記家語俱有記載而睢則

不聞有所謂誧者矣

子貢 子貢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傳遂首評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信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

杞梁妻 長城秦王所築以備北邊者前此趙武靈王既好戎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子史諸録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投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歌按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常哭杞

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姉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馬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數千里風馬牛不相及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遏北塗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餓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合而成調未知何據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于干邶地也傳又有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是其証也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犍為武

陽人為柏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矣

留侯

舊志陳留有留侯廟世遂謂陳留為良封邑云余攷遷固所紀皆曰良先韓人及其父平蓋五世相韓也秦滅韓良為韓報讎至下邳閒景駒自稱楚假王在留良欲往謁道遇沛公語相得遂從之後帝有天下命良自擇封地良曰始臣會上于留願封留足矣按括地志留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葬昭云留屬彭城地理志下邳屬東海是帝之起豐沛其地與彭城下邳甚邇今二地去陳留不啻數千里謂為封邑可乎舊有廟蓋本于後人所慕而為之或亦當時經過之地若遂以為良之封地其謬甚矣

河渠溝洫二書異同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

二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渾已廢史起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載從何得也

濟瀆廟石刻

濟源縣濟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通容元年甲辰大旱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為商泛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付繼安令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前有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其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二十日再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閒嘗徧攷兩漢蜀漢五代漢並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為此記以欺愚瞽而又誤塑繼安像于儀門像前寘大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為即昔所擊之石大可笑也且其事竊做柳毅傳書洞庭君之事但改擊橘樹為擊石耳抑豈知柳毅傳書之事亦好奇者為之而非理之所有者乎

蔡邕有後

漢書謂蔡邕女

瑛後北地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未為董祀妻也

嚴光本新野人

嘗見故蹟遺文有嚴光硯銘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後避亂會稽又考任延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會稽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董子儀嚴子陵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史失考也

銅雀硯

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瓦塼硯曰冰井蓋詢名而未審其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及趙燕魏齊代代毀室屋且易況易壞之瓦礫乎鄴中記曰北

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簡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簡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濶倍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塼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塼筒者花紋年號如塼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有餘年若此物者毀碎為飛塵矣齊塼至今未及千年村夫剖土求之聚衆數百踰年不得鄴民乃偽造以給遠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夫甄陶之物土以為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後成火力方勝則土蝕而水絕雖有黃丹鉛錫焉能作

潤哉惟古瓦與塼没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氣所以含蓄潤性而滋水發墨者也

干寶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即比干段干之干系出滎陽穎川宋有干犨蓋其先也書者誤增趯於下逆讀作虞字韻淳于鮮于之于今晉書干寶書干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注亦云于寶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淏所以歎其無辯也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耳干寶所著又有干子十卷

七賢祠　在獲嘉縣北十里三橋村世傳晉嵇康阮籍山濤阮咸向秀劉伶王戎七人為竹林之遊當時號為竹林七賢故邑人立祠祀之今按晉書濤與戎咸傳皆云與籍為竹林遊而不言竹林所在惟康傳戎自言與

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又云至汲郡山中見孫登遂從之游而籍傳亦云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則籍與康輩竹林之遊正在居山陽與孫登相遇時也今考一統志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有七賢堂註謂即籍等隱處而此云然者蓋嘗遊于此而遂名之耳

韓愈本修武人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翱為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為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昫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白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

為修武人明矣

岳武穆當稱忠武

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嘗見宗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制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功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觀此益知當稱忠武為是也

續共四十八條

郡縣府州

九州之名肇自顓頊舜分為十二州禹復為九州歷商周不改秦分天下為三

十六郡漢武帝復置十三州增司隸及益交凉為十三州部刺史郡為太守是時以州統郡刺史或稱州牧而太守受治焉東漢因之至三國時魏有州十二吳有州五蜀有州二其荆揚二州則吳魏各置而别所治魏之揚州治壽春荆治襄陽吳之揚州治建業荆治江陵統天下凡十七州名而治所十九晉一宇内析雲南遼東之地為寧平二州共十九州晉宋以後南北割據分析漸多至隋開皇初凡有州二百十有一郡五百八於是廢天下諸郡以州統縣則刺史與太守無異自隋迄唐州郡互更嗣後則郡大而州小以郡統州比漢晉時又一變矣郡之名起於秦漢興稍復開置至哀平新置郡國合舊郡凡百有三光武併省後復增置至靈獻凡百有五魏周齊益分析至隋初有五百餘郡其改郡而以州理人者亦勢也府之名起於唐京郡乃稱府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皆置尹宋則

潜藩之地皆陞為府凡京府四府三十一府冠郡至金元則不名郡而概稱府矣元有路府州縣四等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其府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明改路為府而屬府之州幾與縣令無別其直隸州則視府差降焉盖州在三代惟九而今則為府之屬郡在秦止三十六而今則為府之舊名州郡大小之遞降如此縣之名始於周官縣正四百里為縣春秋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是時縣大而郡小縣有四郡故傅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至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縣大率方百里以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凡郡國所統至一千五百七十八縣元土宇過兩漢而縣裁一千一百二十七盖漢縣比近時為小矣

河南秦為八郡

秦置三十六郡河南當其八舊志以三川

穎川南陽碭郡鄴南郡上黨河東為八郡

皇輿表增入東郡九江而無河東上黨衛輝府屬東郡而舊志以為河東案史記河渠書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楗瓠子歌云薪不屬兮衛人罪晉地里志亦云武帝廢東郡立頓丘郡就頓丘繁陽湯陰安衛四縣魏地形志云衛國二漢屬東郡晉屬頓丘郡頓丘在今衛輝府北則衛輝之為東郡無疑光州屬九江郡案光州固始春秋時屬楚為期思邑漢滅九江王布封賁赫為期思侯始置寢期思二縣光武改寢為固始封李通為侯則光州之屬九江郡無疑舊志不載此二郡摻入河東上黨河東係山西蒲州上黨係潞安府與豫省遼遠今從

皇輿表為正

漢為十一郡 東郡穎川南陽仍秦舊增置弘農河內河南陳留汝南沛郡魏郡南郡凡十一又置淮陽梁國而無三川碭郡鄴南郡九江蓋九江即漢

汝南今汝寧府碭郡即梁國沛郡今歸德府邯鄲即魏郡今彰德府三川即河南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又併南郡于南陽今南陽府是也河東上黨兩漢志所載則與河南境

成湯陵 舊志在偃師縣東北有司春秋致祭三歲一遣使祭享今按明一統志成湯陵在山西蒲州榮河縣北四十里元癸未歲海于河今載在祀典又案

本朝禮部祀典山西省內有成湯陵歲遣官一員致祭兩朝典制甚明舊志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

太公望墓 舊通志在衛輝府城西北太公泉上因避紂居東海之濱後徙渭濱封國于齊還葬于此汲縣志云晉盧無忌立碑尚存今按禮弓記云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鄭註云齊太公受封留為太師反葬于周孔穎達正義云反葬于鎬京洛文武之墓據此則當在陝西西安府註疏之文當有考據通考則一統志汲縣止

有廟而無墓陝西志及一統志俱云太公望墓在咸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望雖受封于齊留爲太師

此與註疏之文相合當從之

盤庚遷殷在河南紂都朝歌在河北

史記殷本紀曰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即今河南府偃師縣所謂西亳帝嚳與湯之舊都也正義云亳殷在河南漢書項羽傳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虛者是以爲殷在河北殆妄爲說耳洹水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亳殷紂滅在朝歌則是盤庚以後復有自殷遷于河北都洹水之南者後又遷于朝歌也按正義之說甚明武成云既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戊午王次于河朔孔傳以爲武王以戊午日從南渡河止于河之北明日又大巡六師癸亥即陳商郊商郊去河四百餘里五日而至日行八十里今按孟津是懷慶府

王縣朝歌商郊是衛輝府淇縣四百餘里之數正合紂都之為河北無疑但東晳不曉盤庚之後復有兩遷而誤以朝歌與洹水及盤庚之殷為一處遂以為殷在河北則與史記之本文相背矣殷本紀云帝武乙立復去亳徙河北此則盤庚後復自殷遷北之証也亳殷自在河南今河南偃師縣洹水及朝歌自在河北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混而一之河之南北境不幾于無辨乎

陽樊溫原攢茅初與鄭後復與晉

左氏隱公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杜註攢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本畿內邑左氏以為周室微王弗能有故以與鄭也溫原攢茅既與鄭矣後日襄王曷為復以與晉此時鄭亦不能有也以晉文之兵力圍之不服況于鄭觀桓七年盟向求成于鄭既而背之鄭伐盟向王

遷其民于鄭則知鄭終不能有也自王與鄭叛鄭歸王王卒復以與晉則其強悍不服王力終無如何故卒復以與晉也鄭強以與鄭晉強則以與晉倉葛距晉之言終不肯下晉亦第取其土而出其民則其地之彊悍可知矣王與鄭不能有而晉終有之而晉日以強厥後原為趙邑溫為郤邑而私門日以崇修地利之所關顧不重歟

鄭虎牢屢得屢失

鄭桓公寄帑于虢檜後武公卒定其地是為制邑即虎牢也莊公立姜氏為叔段請制制之為鄭邑舊矣至魯莊公二十一年厲公納王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杜註云平王以賜武公後失其地故復與之是虎牢一入于周矣僖公四年齊桓公說鄭申侯與之虎牢轅宣仲為請于諸侯美城其賜邑是一奪于齊矣襄公二年孟獻子請城虎牢以偪鄭杜註云虎牢此時屬晉是又一入于晉矣其入周孔氏以為當桓王

之世失之蓋亦約畧之辭至其入晉則不明其所由来大抵虎牢天險鄭所恃以為北方之蔽故齊晉有爵訟于鄭則勢必及之蓋亦地勢然爾而春秋書虎牢不繫鄭先儒以為責鄭之不能守程氏非之謂虎牢本非鄭地春秋不責鄭之有虎牢而反罪鄭之不能守虎牢失其旨矣

春秋時

止有西虢無東虢

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十三年封虢仲於故夏之墟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是為西虢封虢叔於滎陽是為東虢東虢檜為鄭桓公所滅在幽王之世入春秋則已無東虢矣左傳虢叔死焉此東虢也王貳于虢此西虢也孔頴達正義云春秋列國邾有小邾燕有南燕而虢直名之為虢者于時東虢已滅故不復別之為西也今鄭州汜水縣東十里有東虢城以東虢為鄭滅時尚有西虢故別之為東陝州靈寳縣治南

有虢州城以虢為晉滅時止有一虢故不復別之為西亦猶春秋之稱虢也

春秋時無

胙蔣二國 左傳富辰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杜註蔣在弋陽期思縣顏師古注前漢地里志亦云期思古蔣國通志蔣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齡所封今光州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有期思城即古蔣地也考蔣自入春秋來絕不見經傳楚滅江黃道柏皆蔣隣境獨無滅蔣之文意楚吞滅諸姬不應獨遺一蔣且又不見役屬於諸國則春秋時已無蔣明矣通志古蹟內載期思城古蔣國春秋時為弦子邑則蔣即為弦地或蔣為弦所滅或王奪其封以與弦在春秋前俱不可得而考也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之滅距春秋初僅三十有五年中間經傳甚明期思以後屬楚以前屬弦均無蔣國蔣之不存于春秋明矣明一統志謂光州為弦黃蔣三國地統前後而混言之者

非是胙國周公庶子所封杜註云東郡燕縣有胙亭然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註即云今東國燕縣則此時胙地已為南燕所有通志云南燕姞姓黄帝之後其地即周公子胙所封春秋之南燕即為胙地不容更列胙國也

蘇即為温國

通志春秋四十國内以蘇温並列二國非也按僖十年翟滅温温子奔衛左傳蘇子叛王即翟又不能于翟翟人伐之王不救故滅正義云國名為蘇所都之邑為温故得兩稱則非二國明矣前桓王時蘇氏嘗叛王王以與鄭已又背鄭歸王復叛王而即翟又不能于翟其反覆畔換如後世李全侯景之流自取滅亾宜也厥後大叔以翟師伐周遂奉隗氏居温負固不服晉左師逆王右師圍温用大師而後克之王卒復以賜晉遂啟南陽日以彊大意民俗之彊悍使然歟

厲即為賴

春秋時有賴國左氏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羅傳

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杜註賴國在義陽隨縣蓋賴人仕于楚者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杜註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傳書賴經書厲古通用實則一國也宣九年楚子為厲之役伐鄭十一年傳厲之役鄭伯逃歸則傳並書厲昭四年楚子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傳云賴子面縛銜璧造于中軍則經傳並書賴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縣厲鄉故厲國也師古云厲讀曰賴厲與賴之通用徵諸左傳漢書歷有明據矣公羊僖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何休云厲于葵邱之會叛天子之命厲如字舊音賴昭四年楚子滅厲註云左氏作賴穀梁兩傳俱書厲史記豫讓范睢傳漆身為厲厲並音賴古人之通用如此杜佑通典乃以厲賴並列兩國杜精于考古而乃有此失歟

魏 舊志以魏為畢公高所封非也史記高封于畢於是為畢姓後絕封而子孫有畢萬者事晉獻公佐晉滅魏晉

以魏賜畢萬為采邑是由後言之春秋之魏特為
畢萬所受之食邑而非國也由前言之則魏特為
他姬姓所封而非畢公高受封之地也畢自封畢
杜預曰在長安縣西北魏自封魏詩譜云在古冀
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其非河南境逮後魏氏世
東政至威烈王時列為諸侯三分晉地惠王徙都
大梁而豫境始為魏有不得追稱以晉所滅之魏
為河南地又直指為畢公高封國也按毛詩魏風
正義云魏絕不知所封為誰但據襄二十九年左
傳云晉揚韓魏皆姬姓故直言周以封同姓子又
詩言寘諸河之干又曰彼汾沮洳是其地南枕河
曲北涉汾水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境與豫省無
涉明
安

梁舊志以梁為周平王子唐所封今汝州承休縣城西四十里有梁城是查汝州志止
有梁王城乃梁王起暑處非古梁國又左傳僖八
年夷吾將奔梁郤芮曰梁近秦而幸焉不如之梁

十九年梁亾傳梁伯好土功民弗堪曰秦將襲我秦遂取梁據此則梁與秦密邇汝州地去長安七八百里不得云近秦按杜註云梁國在馮翊夏陽縣後漢志云夏陽有梁山杜預曰古梁國係今陜西郃陽縣為平王次子封邑而志列之河南失之遠矣

唐

舊志四十國內無唐國按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楚子使潘黨從唐惠侯為左拒註云唐屬楚之小國今義陽安昌縣有上唐鄉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止之後卒與吳伐楚新唐書天文志南陽地即唐申鄧故墟漢書舂陵縣註云故蔡陽上唐鄉故唐國史記楚世家昭王十一年滅唐唐實定公之四年也歷代史志甚明舊志訣唐不載

郜芮二國非河南境宜

而強分溫蘇為兩國何歟

增入鄅鄀二國

春秋隱十年辛未取郜註云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是在兗州府

城武縣境桓三年芮伯萬之母逐芮伯出居于魏註云在馮翊臨晉縣今為山西解州芮城縣均非河南地不得漫入桓九年鄧南鄙鄾人攻奪楚幣楚鬬廉帥師圍鄾今鄧州南有鄾聚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楚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正義云國名為鄀所都鄀之邑名商密在今南鄉丹水縣班固地里志丹水縣有密陽鄉即故商密也一統志丹水城在南陽府内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古今志文俱有而通志遺之鈌畧甚矣

虞　今歸德府虞城縣係禹封舜之子商均見氏之世虞思妻少康以二姚者也杜預云梁國有虞縣嗣後或失或續至武王克商乃復求舜裔孫闕父為周陶正封諸陳以奉舜祀則當武王封陳之時虞已絕封久矣虞號之虞乃秦伯仲雍之後是時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復封周章弟于周之北故夏墟其地在河東太陽縣今為平陸縣後漢地里志太陽有吳山上有

虞城亦曰吳城正義曰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虞公是吳與虞通也晉獻公之時號在陜州晉欲伐虢道出太陽故來假道卒以滅虞史記謂之州北虞公是也尚書疏引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于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嬀水出河東虞鄉縣帝王世紀亦云舜嬪于虞虞城是也蓋舜以虞著號本因河東太陽之虞堯初封舜為諸侯及即位遂為天子之號禹受舜禪又別封商均於豫州之域為虞國易其地而仍取虞為名從祖氏也武王既封舜後於陳因以舜太陽故地封仲雍之後號曰虞仲因其地而遂以為國號從舊名也春秋之虞與古虞國原委歷然矣

春秋時

滑國非今滑縣

河南州縣多仍春秋時國名如陳鄭杞葉其類也至滑則在河南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廢縣左氏春孟明帥師襲鄭過周北門及滑周今洛陽縣偃師在洛陽東

新鄭西鄭弦高相遇正值其地滑縣在春秋為衛漕邑衛人立戴公以廬漕者漢魏為白馬縣至唐始有滑州之名與春秋之滑無涉也

雎水漳水非楚之雎漳

左傳哀六年楚昭王曰祀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或疑此為雎陽之雎臨漳之漳非也濁漳出潞州長子縣清漳出平定州樂平縣東至林縣合流經臨漳館陶界入衛河雎水經永城縣達于宿州而左傳杜註雎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今屬荆州府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今屬安陸府荆門州考前漢臨沮縣注禹貢南條荆山漳水所出師古曰沮水即左傳所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雎與沮古通用雎陽之雎從目讀雖字雎漳之雎從且讀疽字偏旁不同音讀亦别判然分矣隋書南漳縣注後周置沮州隋改臨沮縣曰南漳則雎漳同出一臨沮而南漳之名亦以别于臨漳之為北漳水也山

海經荆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荆山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雎此與杜註小異

左傳論語之中牟非今開封府中牟縣

河南之中牟縣即鄭之圃田春秋定哀時屬晉三卿分晉時屬魏前漢地里志謂趙獻侯自耿徙此非也志既言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地既係魏境趙安得而都之自相矛盾矣春秋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註云救夷儀也夷儀前本邢地傳云邢遷于夷儀在今順德邢臺縣西去河南之中牟六百餘里道里遠不相及一也衛侯如晉過中牟衛本在河北適晉安用更過河南之中牟非途次所經二也孔子適趙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返此時趙界明在大河以北中牟不得更在河南境三也國語晉侯問趙武曰中牟邯鄲之肩髀吾欲其令良誰可武曰邢伯可是中牟與

邯鄲接近日後獻侯自耿徙中牟敬侯又自中牟徙邯鄲相去本不甚遠今河南中牟距邯鄲里數與所云肩髀者不合四也趙鞅與范中行相攻哀四年九月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克柏人遂圍中牟史記亦云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是中牟為范中行氏邑與柏人俱當在直隸順德府界去大河之南絕遠五也蓋河南之中牟在春秋止稱圃田無中牟之名至漢初始置中牟縣屬河南郡而左傳史記所載之中牟在杜元凱時已不復知其處第云當在河北後人但當存疑不必強為之說臣瓚謂此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張守節史記正義又以相州湯陰縣西有牟山謂中牟當在其側俱係臆說無明據且春秋傳衛師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褚師圃曰衛未可勝齊師克城而驕不如從齊遂伐齊師敗之克城謂克夷儀則中牟與夷儀當朝發夕至疑

當在邢臺邯鄲之間温水湯陰二處離此尚遠亦非也

古孟津非今孟津縣

武王會諸侯于孟津春秋時為晉河陽地水北曰陽在河之北岸光武以寇恂為河內太守又拜竭異為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更始勅曰但防過他兵勿令北渡是在大河之北也唐武宗於河陽縣置孟州明初改曰孟縣屬懷慶府孟津縣在河南岸金改河清縣置因徙治孟津渡故名今屬河南府

南陽有二

春秋時周襄王與晉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蓋在河南郡修武縣古名南陽胡氏曰凡山南水北皆曰陽晉南陽在修武以在太行南大河北也秦南陽郡置于宛以在嵩山南漢水北也赧王四十二年魏割南陽與秦以和此修武之南陽秦始皇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于秦此鄧州之南陽韓昌黎本修武產而李白為參父仲卿作去思碑曰南陽人蓋用古

地名宋祁不深考于新唐書韓愈傳遂至誤加鄧州二字且本諸李白作而不考南陽之有二韓愈之南陽為脩武也凡為本朝人作碑記官爵地名須用當時稱號不宜援引古昔以此

戰國時韓有兩南陽未足憑

徐廣曰河內郡脩武縣古名南陽本魏地其荊州之南陽屬韓無考前漢志脩武縣注臣瓚曰韓非書秦昭王越趙長平攻脩武脩武此時蓋韓已據此則韓有兩南陽矣昭王時魏割脩武係三十四年距其後五十六年中間未有脩武轉屬于韓之事昭王何緣越趙而攻之若據始於地時則班固所見韓分晉得南陽郡為今南陽府魏盡河內郡為今懷慶府斟酌明成者韓非之書不足信而臣瓚所引為非也班書本文如此而師古于脩武縣注內漫引瓚說耶乃拙于剪裁乎

南陽汝寧春秋時屬楚後南陽

屬韓汝寧分屬魏春秋魯莊十六年楚文王滅鄧又縣申息封畛于汝則此時已涉南汝之境以後鄧及唐葉皆南陽府地也江黃道柏蓼胡沈皆汝寧府地也至伐陸渾之戎爭鄭伐宋楚境幾半豫省以文悼之强合諸侯之力不能攘之使卻尺寸逮晉霸衰私門侈六卿各營私室不復以疆場為意而三家分晉時南陽盡屬韓汝南為楚魏分境向哉豈楚能拱手讓之晉乎抑晉當盛時以義服楚而三家吞噬能侵奪楚之地乎考左氏內外傳及史記世家俱無明文書缺有間不可得而深考矣

令武將軍祠襄城縣志祀楚將景差按綱目赧王十五年秦大敗楚師殺其將景缺取襄城史記六國表及楚世家俱載周赧十五年係楚懷王二十九年秦取我襄城殺景缺明年遂入秦不返景缺為襄城死事之臣其得祀固宜景差見屈原傳好辭賦通騷人非

楚將也

三户津當在臨漳縣西

史記項羽本紀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户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服虔曰漳水津名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此當在彰徳府臨漳縣西而通志無之止載漳河渡云在府北四十里豈此即三户之遺蹟而失載其名耶又南陽府内鄉縣有三户城通志載入春秋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户杜註云今丹水縣北三户亭按丹水在今内鄉縣西南後漢桓帝時封河間孝王子博為三户亭侯確有証據内鄉距臨漳驛道一千三百里或臨漳有三户津而南陽内鄉别有三户城于前史以項羽救趙為三户滅秦之讖又通志臨漳縣有將城項羽使蒲將軍渡三户于鄴東北十九里築此城則臨漳之有三户津明甚非記載疏忽失其名耳

秦關漢關崤底

秦關在今河南府靈寶縣古桃林塞左傳晉侯使詹

嘉處蝦以守桃林之塞者是也漢置弘農縣隋文帝析置桃林縣唐明皇時得寳符于古函谷關因改元為天寳改縣曰靈寳漢關在新安縣東關外武帝時樓船將軍楊僕有功耻為關外人上書乞以家貲移關於此東拓三百里崤底崤通作殽晉人敗秦師于殽殽有二陵自東殽至西殽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杜預云在弘農澠池縣潼關又在華陰縣東北四十里閿鄉縣西六十里通典曰原名衝關以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而東後因關西一里有潼水遂名潼關所謂桃林塞即此今按桃林即靈寳縣去潼關百二十里而杜少陵潼關吏詩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新唐書翰傳翰率兵出關敗于靈寳之西原潼關失守元和郡國志云桃林塞自靈寳以西至潼關皆是則華陰以東靈寳以西皆關隘設守而關臨潼水則自東漢時更名較秦時

故關吏西入百里耳新安吏即漢關地石壕吏即峭底地皆子美自華州抵東都道途經次而作故關塞歷然宋程大昌函潼關要志云漢函谷關在新安縣東一里秦函谷關在靈寶縣南十里唐潼關在華陰縣東北三十九里自華而虢而陜而河南中間地千里古關塞凡三長安東一百八十里出華州華陰縣外則唐潼關也自潼關東一百里至陜州靈寶縣則秦函谷關也自靈寶縣三百餘里至河南府新安縣則漢函谷關也而于關之間別有古來嘗為阨塞者二桃林之塞一也殽山二也按程考据甚明與此相合但謂曹大家賦涉黃巷以濟潼潼名古故有之至唐始于其地立關者竊恐未然漢建安時曹操與馬超戰于潼關則自東漢之末已立關矣潼關今為縣屬陜西華州

李同城莽母城

李同城訛為李固城後漢志河內郡有李城史記曰邯鄲李同却秦

兵戰死趙封其父為李侯即此莽母城訛為蔡母城前漢志南陽郡蔡陽為莽之母功顯郡邑俱應從正史改正

濟陽當在陳留縣北

光武本紀云皇考南頓君初為濟陽令生光武于縣舍建武五年復濟陽徭役按二漢地里志俱載濟陽縣入陳留郡後漢地里志引杜預曰濟陽縣東南有光武行宮證據彰彰明矣晉志濟陽入陳留國南宋志南豫州濟陽令故屬濟陽流寓因配南齊志南徐州有南濟陽郡領考城縣後魏志南司州有濟陽郡領樂平睢陽頓丘齊丘四縣雖各僑置猶仍其名隋混一宇內濟陽外黃縣並屬濟陰郡唐汴州陳留郡武德四年以雍丘陳留圉城襄邑外黃濟陽置杞州貞觀元年州廢省濟陽圉城外黃以襄邑隸宋州雍丘陳留屬汴州是濟陽置縣自兩漢晉迄南北朝隋唐俱見于志至貞觀始省而舊志不載非也今俱照正史增入

又按通志古蹟内陳留故城在今陳留縣北二十里相傳内有光武行宫則濟陽在今陳留縣北無疑

魏芙蓉池在鄴靈芝池芳林園在洛陽不宜兩地並載舊志古蹟内河南府及彰德府臨漳縣並載芙蓉池非也按曹魏有五都考三國魏志建安元年秋七月獻帝還洛陽尋以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遷都許昌自是以後皆書還許是時操奉獻帝都許也九年破袁尚定鄴領兾州牧即都鄴城自是以後皆書還鄴是時獻帝仍都許操則都鄴觀二十年伐劉備自南鄭還王粲詩曰鼓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是操都鄴之明証也文帝黄初元年受禪十二月始營洛陽宫戊午幸洛陽自是遂定都洛陽矣陳思王植公讌詩有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注謂文帝時為五官中郎將是時蓋當武帝之

世未曾遷都洛陽則芙蓉池祇應在鄴不在洛陽也又按文帝黄初三年穿靈芝池四年甘露降芳林園明帝青龍三年大治洛陽宫殿于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櫂越歌楊阜高堂隆等切諫齊王芳即位始改芳林園爲華林園晉武帝泰始四年宴集令群臣賦詩自文帝以後迄晉皆都洛陽則靈芝池芳林園之爲洛陽無疑而舊志復並載入彰德府内故並正之

河橋及三城 河陽

即古孟津武王渡孟津東伐紂在今懷慶府孟縣西南三十里晉泰始十年杜預以孟津渡險始建河橋河橋自此始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作橋于河北側岸置北中郎府戍守之謂之北中城東魏元象元年更築南城及中潬城中潬即河中渚所謂河陽三城者是也高歡使潘樂守北城高永樂守南城以備西魏方勺河陽三城記曰北城南臨大河長橋駕險南城三面臨河屹立水濱中潬表

塞二城南北相望黃河兩派貫于三城之間每秋水泛溢南北二城皆有漂溺之患而中潬屹然如故唐設三城節度使爲重鎮相州之敗郭子儀斷河橋以守史思明之叛李光弼棄洛陽守河陽賊卒不敢西渡關輔得以無虞者光弼守三城得表裏應援之力也至宋仁宗嘉祐八年秋大水毀河陽中潬政和七年詔修河陽南北橋都水監丞楊吉河陽舊南北兩河分流中潬繫浮梁頃緣北河淤澱水不通行止於南河修繫一橋河項窄狹水勢沖激多致損壞乞開修北河如舊使其從辛廢今河橋及城皆無故跡矣北城在今懷慶府孟縣南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中潬一河相去四十里中潬城即今河中之郭家灘

杜預墓在洛陽城東晉書杜當陽侯本傳載遺令云往爲臺郎以從事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

祭而觀焉夫春秋至晉泰始纔七八百年而陵谷銷沉傳聞失實已如此又況至今歷二千餘載見聞澗絕記載相沿或云在此或云在彼其無足徵信固其理也通志中帝王陵寢及名卿士大夫之墓往往兩載其可考諸經史而折衷一是者什無二三焉獨元凱墓最有依據而云一在偃師一在尉氏此則可怪者也其遺令云去春入朝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後子孫一以遵之此其顯然可據者而舊志云云若此何其不考歟謹據史以洛陽城東為定其餘士大夫墓不見本傳又無碑誌可考者固不可得而詳也

東澗有二 一在河南府盧氏縣北源出熊嶺流入城中東南流入洛一在歸德府睢州慕容垂追桓溫范陽王德先帥勁騎伏襄邑東澗

即此見睢州志近吳淇有詩云桓溫昔北伐失利于枋頭回軍復此澗澗水為不流冥冥陰雨夜青燐滿地愁英雄誤一篝遺恨晉陽秋淇睢陽人考據甚明綱目質實誤以為盧氏之東澗夫溫旣焚舟棄錙仗自陸道奔還七百餘里垂追及之于襄邑矣襄邑卽今睢州安得更西行千里至盧氏乎此不考地里之過也

晉河南郡之東垣非漢東垣

綱目晉孝武十一年秦王丕奔東垣謀襲洛陽將軍馮該自陜邀擊敗之舊以為東垣本漢縣後魏志亦有之隋志新安縣注云後周置東垣縣據此則新安之東垣至後周始有而晉之東垣為漢舊縣名矣考晉書地里志河南郡亦不載東垣此晉史脱落之過也漢東垣為今真定府治史記高帝八年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孟康曰真定也十一年即改東垣曰真定至晉則已無東垣之名且此去洛陽千餘里安得

云誅襲洛陽馮該又安得自陝邀擊之乎況晉書千載記明載苻丕此事則晉之有東垣於本書已確有明據不應於地里志而遺之晉史之自相矛盾不待辯而明者今按河南府新安縣志秦置郡縣始名新安晉屬河南郡孝武時析置東垣西垣二縣後魏天平初置新安郡後周又改新安郡為東垣縣則此東垣非古東垣亦非至後周而始置也特以其數置數易志家偶略之後人遂無從稽考耳

南北朝河南有三荊州

案鄭樵通志及隋地里志云荊州舊置屬南陽郡開皇初改曰鄧州東荊州後魏置屬淮安郡西魏改為淮州開皇五年改為顯州今桐柏縣地里志桐柏縣梁置初曰淮安縣北荊州東魏置屬襄城郡開皇初改為伊州大業初改為汝州今伊陽縣西魏將獨孤信畧定北荊州又於三荊置兵以備東魏者是也

後周湖州在南

陽府唐縣即漢湖陽縣職官志內後周薛慎樂遜俱為湖州刺史按晉孝武
太元十一年初置湖陝二戍湖屬弘農郡今為閿
鄉縣但此止云湖縣不云湖州後周樂遜傳天和
五年授湖州刺史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
徒加以課試薛慎傳亦云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
州界蠻左恒以劫掠為務慎集諸豪帥具宣朝旨
据此二傳則湖州當屬南陽府境不在弘農明矣
考南陽府唐縣有湖陽城在縣南八十里漢為縣
光武封姊為湖陽公主即此宋元嘉十九年沈慶
之討緣沔諸蠻進至湖陽後于此置戍北魏太和
二十二年齊湖陽戍主蔡道福南遁遂克之置西
淮安郡及南襄州治焉李崇傳魯陽蠻魯北燕圍
逼湖陽擊平之後周文帝紀廢帝三年更置州郡
改南襄為湖州則湖州之為湖陽縣與傳文脗合
夫史與志相表裏後周書不立志其可據者特散

見于本紀及各傳如此又魏志魏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郡廢州改為南平州西魏改曰昇州又改曰湖州据此則南襄南平與湖州為一處矣今按周書本紀凡改州四十六改南襄為湖州南平為昇州則南平自為一處與湖州無與當以本紀之言為正

唐柏崖倉宜在孟津縣不當在濟源縣 唐憲宗元和十年李師道遣兵焚柏崖倉綱目質實以為在懷慶府濟源縣非也按

皇輿表唐高宗時分河南洛陽新安王屋濟源河陽六縣地置大基縣並置柏崖縣尋省柏崖入大基縣武后時改為河清縣金末改河清縣為孟津縣是柏崖特今孟津縣之舊名與濟源縣尚隔一河無涉明矣又孟津縣志柏崖山在縣西五十里大陽堡黄河南岸唐置縣開元初置倉縣因山以得名倉因縣以得名其在孟津縣彰彰明矣綱目開元

二十二年裴耀卿以東都至陝三百里陸運難致議于河口置輸場以省僦車之費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倉道里適均江淮舟運悉至河陰倉輸米而去更用河舟以次轉運蓋並在黄河南岸濱河之口不應中間柏崖一倉獨在濟源縣河之北岸是又理之易明者也其謂在濟源縣西王世充以懐州僑置此城者理或有之蓋隋末唐初濟源縣所轄原兼有河之南岸柏崖縣地至高宗時則已取其地析置柏崖大基二縣由金至今則不屬之濟源而專屬之孟津耳註綱目者不考唐之地里運道猥以在南岸者畫之河以北舊志因而踵之是不可以不辨

戶字不當訛尸字

唐李紳傳中戶官道戶字出左傳屈蕩戶之之戶杜註云戶止也今本皆訛作尸字後人極辨之云前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顔師古注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

失闕入之故坐免也引此傳文為証俗本因傳文前後有免子尸之必尸汝于是兩尸字遂訛戶為尸耳今人家藏宋槧俱刻戶字與衆說相符炳然可據新唐書用此字摘撲不破纂通志者不解此義仍復改成尸字此未考前史之過耳殊不知戶字是闔止之義若改成尸止字便解說不去古人詮解一字不敢輕下如此

五代唐晉之鄴都非曹魏之鄴

曹操建三臺于鄴在今彰德府臨漳縣張賓說石勒謂鄴有三臺之固後趙石虎魏冉閔前燕慕容儁北齊高歡俱都此後周平齊置相州大象初徙安陽為今彰德府治大名府之建鄴都則自後唐始也緣魏博自唐以來藩鎮世代跋扈田弘正以六州歸命尋父子被害梁分天雄為兩鎮而魏人降晉晉因以成夾河之功唐李嗣源討鄴都尋被劫以入洛陽而郭威亦自鄴都舉兵魏博之為腹心患由來

矣唐移建鄴都于此其初亦欲以鎮壓治之今名府大名縣唐為興唐府晉為廣晉府俱梁魏地至晉患楊光遠難制始分置彰德軍于相州澶衛隸之置永清軍于貝州以博冀隸之彰德得名始此蓋此時彰特為鄴都之屬耳

五代建都舊志以五代俱都汴京非也自

梁以宣武節度使篡唐改汴州為東都開封府開平三年即遷洛陽溫之被弑袁象先之誅友貞在洛陽也至均王乃即位於大梁梁之世都者獨末帝耳唐同光元年滅梁十二月即從張義言都洛時劉后擅寵幸全義宅拜全義為假亦以全義為河南尹居址密近故得出入頻數嗣從李嗣源潞王從珂石敬瑭更入為帝皆在陽晉天福二年范延光鎮魏州將作亂桑維翰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尚若有變大軍猝至所謂雷不及掩耳乃遷都汴州自是以迄漢周宋遂

長都汴京矣計中間都洛陽者梁五年唐十三年晉一年共十九年

梁唐晉三朝東西京

洛陽自成周定鼎郟鄏號為東都後周及隋唐俱曰東京亦曰東都以鎬京長安在西故也至梁都大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蓋此時洛陽又在開封之西矣後唐遷都洛陽復以洛陽為東都至晉復遷汴復以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自此迄漢周以至于宋東西京之名不易者二百年至金之正元徙都燕改汴京曰南京正祐徙都汴以洛陽為中京元亦以汴梁為南京明初以開封府為北京則又隨時建置各視其建都所在云

宋知州知縣

宋時結銜曰以某官知某府州縣事以其非府州縣之正官而以京朝官任其事故云然知縣與縣令不同知州與刺史不同後遂罷令而專設知縣罷刺史而專設知州以權設之名為經常之任矣此制創自

宋藝祖而其名昉於唐杜氏通典謂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是也皆是詔除而非正命雲麓漫鈔云唐制縣令闕則佐官攝令曰知縣事如今署印之稱唐謂之知印初帶一權字白居易有裴克諒權知華陰縣令制曰華陰令卒非選補時調租免農政不可缺判官裴克諒久佐本府周知利病宜假銅墨試其才理待有所立方議正名是知縣為攝令之証也宋則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

考

常參官

宋初以京朝官出仕州縣太祖乾德元年初以常參官知縣事常參官蓋唐以來舊名也唐書百官志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蓋常參官係親近之臣五品以上出知縣事以尊蒞卑所以收藩鎮之權而殺尾大之勢也

員外郎

舊志

載韓文考異張圖墓碣訛為張員外墓碣以另有張員外墓誌因此而訛也按六部員外郎之制始于唐唐書百官志云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已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于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鄭樵通志云初但云員外至高宗永徽六年以蔣孝璋為尚藥奉御特置同正員其加同正員者祿俸賜會與正官同單言員外者祿俸減正員之半神龍初又置員外官二千餘人於是遂有員外檢校攝守判知之官是員外郎蓋唐制矣馬氏通考云隋開皇三年置今尚書員外郎之始前代史傳及職官要錄或有稱員外郎者蓋謂員外散騎侍郎非尚書之職隋文帝始于二十四司每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侍郎闕則攝其曹事煬帝改為承務郎隋志云廢諸司員外郎而每增置一曹郎各為二員唐初復為員外郎是隋時

不久即廢唐踵行之而特置同正員則自唐時始也夾漈之說本諸歐陽然貴與所考尤無遺漏

朱子韓文考異語多脫落

考異原用綱目體例先將新書本傳大書以提要下雜引行狀墓誌年譜等書細注勘証於下前志將本傳槩行刪削漫無頭緒如本傳云華陰令柳澗為刺史劾奏公上疏理之下引洪譜云愈因使過華上疏理澗今刪去本傳獨存洪譜中上疏理澗一語則是澗為何姓所理者何事本傳云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洪譜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本傳云轉兵部侍郎洪譜云此除在長慶元年令刪去郎中侍郎等句直云此除在某年某月則兩次所除是何官職本傳載宣諭王廷湊歷數叛將之語上曰卿直向伊如此道今刪去宣諭獨存上云云則是所道者何語譬如兩造不備而漫行勘詰今俱一一訂入

金王政元馬

英 金史王政傳政辰州熊岳人其先仕渤海及遼皆有顯者政當遼季亂浮沈閭里金兵侵宋下滑州即署為安撫使而畿輔舊通志誤讀史文竟以政當二字為名又元史列女傳載馬英河內人喪父哀毀二兄歿英獨事母又奉二寡嫂與居母歿廬墓側終身蓋孝女之守貞不嫁者而河南志列之孝子今俱照史文改正

州共 舊志懷慶府有州共而無沁水考兩漢地里志河內郡有沁水縣州則曰州共註云洪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孟康曰共故國共伯入為三公者也當在衛輝府不宜入懷慶府今照史文改正

鎮平縣 一統志鎮平本漢安衆縣後廢為穰縣北鄉地金初置陽管鎮後置鎮平縣屬申州舊志因之

皇輿表云金史無鎮平縣當是元初始置今考元史云南陽歷漢至宋皆為縣金升為申州元升為南陽府領南陽鎮平二縣及考金志鄧州武勝軍止云

領縣三穰城南陽內鄉並不載南陽縣升為申州及鎮平之為屬縣也前後志地里互異往往如此今從

皇輿表為正

拾遺附

黃帝霧圖

黃帝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川之上見大魚殺三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帝王世紀又黃帝祓齋七日至于翠嬀之川大鱸魚折溜而至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錄圖河圖挺佐輔

鄧曼明識

楚武王夫人鄧國女魯桓公二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

忸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後屈瑕果敗一如鄧曼言

伯姬保母

伯姬保母者宋共公夫人共姬之姆也共公薨伯姬守禮固節春秋魯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在堂左右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矣姆未至也逮乎火而死春秋賢之其姆悼伯姬之遇災故作伯姬引琴操

燕姞夢蘭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執之詩

熒惑退舍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名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

所與治國家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俟之熒惑果徙三舍呂氏春秋

衛華

相祀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時門龍鬭

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禜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宋祀盤庚　魯襄公九年宋災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士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以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夢授陸渾 魯昭公十有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陸渾乎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遂使智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俱左傳

提月鶂飛 春秋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提月六鶂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遠是月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提月之幾盡公羊傳

水祥火房 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梓慎曰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壬午宋衛陳鄭皆火

寶珪化石　周人用戍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

二門味尾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之東啓畜之公宮將立為君夢得後獻于王公孫啓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已為烏而集于其上味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見左傳

濮水遺音　衛靈公將之晉舍于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不聞乃召師涓問其故且曰其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

師夫之音見乎公乎公置酒于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即令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聽乎公曰何道云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故聞此聲必于濮水之上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謂清商史記

息嬀報蔡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蔡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左傳

河

伯娶婦

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即聘取為治齋宮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及期豹會之河上即出女帷中顧三老巫祝曰是女不好須改擇他日送河伯所煩老巫為入報河伯即使吏卒抱大巫嫗巫嫗弟子並三老悉投之河中更欲投掾吏掾吏皆叩頭流血良久乃罷去自是以後不復敢言河伯娶婦史記

殺雞昭義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見一鷂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鷂逐而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鷂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于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鷂二百餘頭

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之恐有辜乃自按劍至其龍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鶏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無忌由是名益彰列士傳

玉雞銜珠 漢高帝母含始是為昭靈后游于洛川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后取而吞之生高帝宋符瑞志又洛水東流會于伊含始受玉之瑞於此後名玉雞川水經注

丹蛇著異 小黄縣者宋地黄鄉也漢高帝起兵時皇妣歿於黄鄉天下平定使使者改殯時有丹蛇見水濱洒濯入于寢中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江微陳留風俗傳

焦贛增秩 焦贛漢昭帝時蒙人為小黄令路不拾遺囹圄空虛詔遷贛官百姓揮涕守闕求還贛天子聽之增贛秩千石還令小黄至今治化猶存其民好學多貧此其風也江微陳留風俗傳

丙吉決獄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

一宿身死後産一男至長女曰我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决丞相丙吉决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行果然無影遂以財與之意林

洛陽埋輪

後漢張綱為御史安帝遣使按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還劾大將軍梁冀奸惡范蔚宗後漢書

珠還婦歸

汝南李敬為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去婦還後漢書

琴有殺心

蔡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酣焉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

試吾心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先賢傳

鵲化金印 張顥為梁王相時有山鵲飛鳴翺翔化為圓石顥令取椎破之乃得一金印其中刻文曰忠孝侯印搜神記

雀鳴復官 閻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有罪下獄有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陳留耆舊傳

號鮑君神 鮦陽有於田得麕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而持去留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麕而見鮑魚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祠舍衆巫數十帷蓋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毀之已風俗通

應彬解惑 應彬為汲令以夏至日請見主簿杜宣賜酒時

北壁上有懸赤弩照于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致羸困攻治萬端不為愈後彬因事過宣家問其故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曰必此也使使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由是瘳平 風俗通

羽觴隨波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可指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死一村以為怪乃攜酒至東流水邊洗滌去災因水流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記便非佳事尚書郎束晳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之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宅於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帝善之賜金五十斤 續齊諧記

叔堅止怪

漢汝南李叔堅少為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請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

後叔堅解冠掛上犬戴而走家人驚愕叔堅亦無所怪犬尋于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愕叔堅亦無所怪乃曰奴婢在田中犬助畜火幸不煩鄰里亦何所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介之災而叔堅終享大位風俗通

酇侯食邑

楊用修謂蕭何食邑酇在襄陽及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酇氏分明云沛郡之酇音嵯南陽之酇音贊不聞在襄陽也班孟堅十八功臣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戱與酇本為二地班漢人必得其真顔師古直以何封南陽李濟翁至訝人吁嗟侯並其音義名實盡失之唐人麒麟閣上識戱侯史記作酇或後人傳寫之誤耳天祿識餘

許都故宅

許州城內學東有關忠義侯故宅蓋侯自下邳陷曹操挾歸許時所居者俗云一宅分為兩院即此今亦建廟祀之文獻會要張重華雲長大節辨昔禁陽潘氏稱秉燭達旦為雲長之

大帝夫雲長之于昭烈義為君臣恩同手足昭烈后其尊國母也其親丘嫂也瀆倫亂常鄉黨自好者羞之關公何如人曹瞞雖姦敢以此嘗試哉三國志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不之載今讀許都故宅注則昭烈后同居異院何待秉燭其為謬不攻自破矣

嵇康聞琴

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之夜分忽有客詣之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辨因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及康就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於今絕矣晉書

夜遇王弼

陸機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年少神姿端竦與機言玄門妙理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既曉便去機稅驂逆旅問一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家墓耳機乃怪悵然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目知所遇者王弼墓也異

苑

洛火渡江 晉時有人以洛陽火渡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隋王劭以上

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不復用上䟽請變火謂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宗先聖于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南史

金谷𥓓園 晉石崇有別廬在河南金石𥓓𥓓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即谷製園館綠珠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州為南昌郡古道地秦象郡漢合浦縣也境有博白山博白石盤龍洞房山雙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居金谷園善吹笛後為孫秀所廹守節墜樓死綠珠內傳

玳瑁玉鉤 石虎都鄴建玳瑁樓懸五色珠簾白玉鉤

帝十五國春秋

銅龍吐水　華林園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為吐水以注天泉池池通御溝鄴中記

枯栢生枝　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栢復生東南枝迴指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東南上指自是栢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南史

義犬復讎　宋陽夏袁粲順帝昇平和蕭道成將篡宋粲盡忠宋室謀誅蕭道成不克被殺子最抱父乞死俱為劉僧靜所害粲小兒數歲乳母匿之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賣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行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遂噬殺之少時妻子皆為所殺此狗即袁郎所常騎以遊戲者

南史**女媧墓移**天寳十一載六月閿鄉縣黄河濵女媧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上有巨石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舊唐書

母痛心驚裴訥之字士言河東聞喜人為平原開府墨曹掌書記室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南史

七日歡會趙伯符為豫州刺史立義樓每至元日人日七日半乃于樓上作樂樓下男女盛飾遊看作樂

風月別鵠宋褚彦回少有簡操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可觀時人方之何平叔甞聚袁粲舍初秋涼夜風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宫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在坐擊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宫商暫離不可得已然與袁粲並受宋明帝託孤之任而佐齊高帝戲華紀麗

害袁粲故時人為之語曰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朱長文琴史

洛中臥雪 臥雪有二事一袁安字邵公居洛陽大雪閉門僵臥三日縣令往視之一胡定字元安雪满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臥二事相同袁與元音又同亦一奇也王懋野客叢書

荊部連璧 南北朝魏普泰中獨孤信為新野郡守韋孝寬為淅陽郡守同隸荊州情好款密政術並美吏人號為連璧北史

上元燈影 洛陽人家以燈影多者為上其相勝之辭曰千影萬影又各家造芋郎君食之宜男女仍各送鷄肉酒用六水餅盯之於親知門前留地而去説郛

東都合璧 唐顯慶五年四月八日于東都苑內造八關凉宮五月二十日改為合璧宮唐會要

東都燈樓 玄宗在東都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大陳燈影設庭燎自禁至于殿庭皆設蠟炬

連屬不絕時有東都匠毛順巧思結創繒綵為燈樓二十間高一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鏗然成韻說郛

伊水吟嘯 唐盧簡辭遊伊水別墅霰雪微下忽有蓑笠韋蓬艇白衣與衲僧同坐炊銅甑烹魚煑茗泝流吟嘯使問之乃白傅同佛光往香山每遇親友述之以為高逸之情莫及叢談

易碁一着 唐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嘗與處士對弈碁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處士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窺之而處士不悟翌日呂辭之內外人莫測其故後十年呂寢疾將亟子姪列前呂曰游處之交友儕輩宜精擇吾為東都留守時有一碁客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着碁子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惟恐其憂懼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然知聞天談識餘

蕭芝瑞雉 唐蕭芝為尚書郎有雉數千恒集芝舍當直送至洛陽及

應休飛迎上其車白帖

雲中授琴 李氏女穎陽人年十五遘疾七日不食魂飛冥冥如憕上景在雲霧中遇仙女授琴彈清風弄之類凡五十曲天寶中明皇虔為女道士琴史

少室貝花 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手子種于此拾遺記宋之問扈從登封告成頌應制云貝花明漢果芝草入堯厨以此

弘農寶符 開元末于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篆文正成桑字遂改元為天寶傳信記

月河鐵鏈 陝州北瀆黃河與山西平陸縣陽河烟火相望按開天傳信記天寶中開月河得古鐵鏈上有平陸二字上異之藏於內庫遂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隴蜀餘聞

鸂鶒呈祥 河南府伊闕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則水中先有小鸂鶒出時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鸂出翌日邑宰異同僚列庭于亭

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一雙之前後以此為驗僧儒滑擶縣尉無出己右者因舉杯曰既能有灘何惜一雙鸂鶒宴未終俄有鸂鶒飛下不數日拜西臺御史劇談錄

修月斤斧

太和中鄭仁本遊嵩山見一人枕一襆物呼之其人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爍其凹處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因開襆有斤斧鑿數事兩裹玉屑酉陽雜俎

山棚獲盜

唐憲宗元和十年討淮西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主之李師道遣人賊殺武元衡并傷裴度憲宗下詔大索時王士則王士平以獲賊張晏等授五品官後數年嵩縣山棚民獲僧圓淨年八十餘舊嘗為史思明將乃前刺武元衡者吏椎其脛不能折罵曰鼠子能折吾脛乎教卒使折其脛遂伏誅舊唐書

逆旅斷臂

青齊人王凝妻李氏凝為虢州司戶參軍

以疾卒于官李氏携其幼子負遺骸東歸過開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携幼子不肯留牽其臂出之李氏長慟曰吾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不可以一手故并污吾身遂引斧自斷其臂路人皆為歔泣開封府尹聞之厚䘏李氏而笞其主人五代史

汴京季春 宋汴京季春萬花爛熳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静院曉幕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最一時之佳況東京夢華録

洛花如錦 春風扇陽花樹如錦綠桐發響羽觴流行洛陽伽藍記

丹砂化雉 宋神宗初成都李大臨知汝州時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二遂化為雙雉逸出山谷間闘而墜地復還本質耕者獲之人疑為盜械送至庭下大臨識其異釋之宋史

相國齋書 宋穆修字伯長汶陽

人家有唐本韓楊集丐于所親厚者得金用工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師相國寺設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閲公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宋名臣言行錄

駕幸金明 宋汴京金明池在順天門外園約九里三月一日後每日教習車駕上池士庶皆縱觀東京夢華錄韓琦詩西池風景出塵寰春豫方來禁坐間又云與衆盡歡宮漏促萬花香裏屬車還以此

商丘火祀 宋胡文恭公宿通陰陽五行之説南京鴻慶宮災公以南京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于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祀商丘火祀自公始名臣言行錄

代相擇壻 晏元獻公殊判南京范文正公以大理寺丞權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

二學子富皐張為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可將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即取富皐為將後改名弼即富鄭公也為善後亦更名方平云邵氏聞見録

封還衣襪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家貧無以給旨甘然一毫不妄取于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費之固辭强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十國紀年序

月得三千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游上謁公贈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公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即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于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公甚愛之明年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間

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名至乃昔日索游孫秀才也東軒筆錄

鄧州花燭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成堆歸田錄

龍門賞雪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莫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類此王文康公曙代錢為留守御吏如束濕諸公俱不堪其憂聞見錄

仁和酒肆 在京師宋東門外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鄰仁和酒肆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欲先入白乃與

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托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其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歸田録

汴宋六更

前代夜但五更惟宋朝則用六更馮深居詩云春風吹動笑談香玉酒銀燈破夜凉歸去東華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云三十六聲更點長汪水雲序宋末事云花底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冩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陳剛中詩云羽袍士尚傳三漏絳幘人誰報六更蓋内帳樓五更絶柝賸鼓便作謂

之蝦蟇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嘗疑五更古今定制何宋時獨用六更近考宋史自太祖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元年五庚申又十六年而元代宋蓋符太祖卜世于陳摶睡到五更醒時再來問之說庚更同音以此禁中常打六更而外方第謂之攢點南渡後猶然李濂汴京遺蹟志

五更三點 夜漏五更皆五點共二十五點漢唐以前皆然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此其証也至汴宋因寒在五更頭之語于是宮漏及州縣更鼓俱以五更三點為止去其後二點并去初更前二點以配之今世更漏相沿用之未有復用二十五點者然李賀詩宮門掌事報六更則唐時宮中已用六更杜甫詩五更三點入鵷行則五更三點不始于宋當與李濂汴京遺蹟叅考說鈐

傳霖前知 漢州張詠宋太宗時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傳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貴求霖

者三十餘年不可得至是求謁閽吏曰傅霖來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見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既別去一月而詠卒宋史

大蛇垂闌 魚周詢雍立人宋右諫議大夫嘗醉而假寐園吏見大蛇垂闌楯仰視之乃周詢也世傳其異宋史

滎陽雙鶴 滎陽郡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雙鶴飛必接翮夕軏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成雙鶴神鏡記

花園牡丹 天王院花園子記云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烟火游之過花時則復為邱

墟破垣遺甃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洛陽名園記

鼠銜孝經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應舉東京將試有鼠銜孝經疏置榻前鎬怪之取以熟誦及試試題果出其中遂與選東都事畧

來和天尊

楊礪字汝礪在東京應舉時嘗夜夢見一人衣冠甚古謂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遂往頃之覩宮衛嚴邃儀陛大殿見一南面而坐者指曰此來和天尊汝當敬事礪再拜而退及後登朝見真宗遂謂妻子曰今日入覲至尊正昔時夢中所見也東都事畧

紫府真人

韓魏國忠獻公初生父國華夢神人降其家儀衛甚都傳云紫府真人降夢覺而公生及卒大星隕地櫪馬皆驚述異記

連遇宰相

宋芃蜀公蒙求曰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公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齊

賢王相隨復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過四宰相亦大異事四人相顧一笑而退因是卜者聲日銷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立傳未果山堂肆考

大科名世 富鄭公之父言呂文穆蒙正之門客也公年及丱父携之入文穆公幕文穆一見大驚曰此子他日爵位與吾齊聲名當遠出吾上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及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將西歸次陝范文正公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還見文正辭以未嘗為此文正曰已同諸君薦君矣久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是年公果舉制科後公祭文正畧云始未聞道公實告之未知學文公實教之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蓋此事也東都事畧邵氏聞見録

艮嶽貢雲 徽宗艮嶽初成令有

司造油絹槖加水濕之曉張於危巒絶巘之間既而雲盡入焉遂括槖滿貯每車駕所臨輒開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名曰貢雲天祿識餘

軟繡天街 宋以親王尹開封府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畫圖京師人嘆曰好一條軟繡天街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天祿識餘

紀臺玉䃮 紀侯臺在今壽光縣南三十里春秋紀國也耕者嘗於臺下得一玉䃮宋太平興國中鄭州修東嶽廟於地中得玉杵臼皆不知何所用之分甘餘話

宋京瓊林 今新進士賜讌謂之瓊林讌瓊林宋京城西御苑之一石林讌語瓊林苑金明池每二月命士縱觀謂之開池歲賜二府從官讌于此進士聞喜讌亦在焉自明代相沿至今猶唐之題名雁塔也分甘餘話

出城採春 出城採春州南則玉津園外學方池亭榭玉仙觀轉龍灣西去一丈佛園子王太尉園奉

聖寺孟景初園四里橋望牛岡劍客廟皆自轉龍灣東去陳州門外園館尤多州東宋門外快活林勃臍陂獨樂臺硯臺蜘蛛樓麥家園虹橋王家園曹宋門之間東御苑乾明崇夏尼寺州北李駙馬園州西新鄭門大路直過金明池西道者院院前皆妓館以西宴賓樓有亭曲折池塘鞦韆畫舫酒客稅小舟張設遊賞相對祥祺觀直至板橋有集賢樓蓮花樓乃之官河東陝西五路之別館尋常餞送置酒於此過板橋有下松園王太宰園杏花岡金明池角南去水虎翼巷水磨下蔡太師園南洗馬橋西巷內華嚴尼寺王小姑酒店北金水河兩浙尼寺巳樓寺養種園四時花木繁盛可觀南去藥梁園童太師園南去鐵佛寺鴻福寺東西柏榆村州北撲天城角橋至倉王廟十八壽聖尼寺孟四翁酒店州西北元有庶人園有創臺流杯亭榭數處放人春賞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

内並無閒地次第春容滿野暖律暄晴萬花爭出粉墻細柳斜籠綺陌香輪暖輾芳草如茵駿騎驕嘶杏花如繡鶯啼芳樹燕舞晴空紅粧按樂于寳榭層樓白面行歌近畫橋流水舉目則鞦韆巧笑觸處則蹴踘踈狂選勝尋芳花絮時墜金樽折翠簪紅蜂蝶暗隨歸騎于是相繼清明節矣東京夢華録

使金過汴

乾道六年閏五月戊子范成大為大金國信使副八月甲子至南京金改為歸德府過雷萬春墓環以小墻額曰忠孝雷公之墓西門外南望有宋玉臺及張巡許遠廟世稱雙廟睢陽人又謂雙王廟丙寅過雍丘縣過空桑世傳伊尹生于此一里過伊尹墓道左有碑堠石刻云湯相伊尹之墓過陳留縣有留侯廟西門外十里孟莊有孟姜女廟丁卯過東御園即宜春苑也頹垣荒草二里至東京金改為南京入新宋門即朝陽門也金改曰宏仁門彌望悉荒墟入舊宋

門即麗景門金改為賓曜門過大相國寺傾簷缺壁無復舊觀宋范成大攬轡録

蝶露呈祥 汲郡人元翰林學士王惲母先亡瘞于沁曲後十年其父亦亡將合窆焉玄堂既闢有二黄蝶飛出已而母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若寶幢瓔珞之狀且清香襲人移刻乃晞觀者莫不異之秋澗集

鸜鵒食蝗 元至元五年秋七月蝝生牧野南人大恐忽鸜鵒自西北踰山來方六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啄蝗食且盡乃作陣飛去同上

徐庶飛昇 徐庶三國南陽人行事載人物傳康熙三十五年廣東五指山白日雲鶴翔空香霧繚繞有一仙人升舉空中語山中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修煉千餘年今得沖舉汝輩可傳與世人知之述異記

鐵珠滿身 河南洧川人武君仕與其兄君相少為縣尉燈籠夫尉欲責之謂尉曰丈夫可殺不可辱遂去

從軍歷有戰功君仕至驃騎將軍君相至遊擊將軍君仕嘗對賊軍數十萬單騎率二十餘人陷陣賊不敢逼張兩翼圍之一騎還報君仕已沒君相奮猶奔賊軍賊莫不披靡時君仕大殺賊從後出矣君相不知東西觸擊君仕見兄不出復躍馬入陣兄弟兩騎縈攪數十萬賊中賊皆驚嘆其勇越日君仕與賊戰為飛礮所中流血被面即於馬上裂帛裹之生擒飛礮者歸碏其膽食之其勇敢如此君仕癸亥生與余同庚一日燕坐問其臉上青瘢何累累如是彼引余手按之肉皆細鐵珠子因揭衣示腰脇間鐵珠大而垂背上傷痕鱗真鋒鏑之餘也見聞錄

土脉橫豎

土脉有橫有豎許穎間田有豎土者不可稻以其不能停水陜以西民皆穴土而居亦曰此橫土可劚若遇豎土即坍塌矣天祿識餘

樹中仙樂

明萬歷二十年鞏縣東路旁聞仙樂細聆之聲出樹

中一匠欲窮其怪揮斤斫之樂聲自樹飛
去巡按御史姚思仁聞於朝罷罰餘聞



河南通志卷八十